

# “興”字新释\*

韩文博

(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四川大学古文字与先秦史研究中心)

**提 要** 关于“興”字之释,有五、六种观点,但不论从形、音、义任何一方面仔细推敲,均存在较大偏差。興、同并见于甲骨、金文,但形、义各有所本,且在同一甲骨组内,興所从与同字根本不同,只是到了较晚期的甲骨文中,興添了“口”符才与“同”相混,但興所从之“口”亦可省略。然而,同自文字之初便“从凡从口”,且所从之“口”符不可或缺。另外,音韵上,興属晓纽蒸部,同属定纽东部,二者不能相通;字义上,興作众手抬(抱)举几、案而興起之义;同从凡从口,作会同、同一之义。因此,興所从并非同字。

**关键词** 興 几案 饗 燕




## 1. 问题的提出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关于“興”字所从为何,目前主要有以下五种不同的看法,现将观点简述如下。

第一,“興”从同说。这一观点最早源于《说文》,持这一观点的主要有唐兰、郭沫若、王子杨等。唐兰(2008:527)认为:“𠄎从两手持𠄎,即同之本字。”郭沫若(2002:281)认为:“𠄎为𠄎(興)之省,盖从𠄎从同省也。”王子杨(2013:6-30)认为“興”所从“𠄎、𠄎”为“同”,援引王占奎之观点,指出“同”为“竹筒”之象形,若然,则尚需解决如下问题。其一,目前所见青铜觚不论重量抑或大小,一人举持足矣,何劳两人(多人)抬持,且其并无可用于抬持之耳或系;其二,本文所举诸多興所从之字形与改释为“同”之字截然不同,此恐难以用简单的组类差异笼而统之。裘锡圭(2000:1-7)在对卜辞中的“肩𠄎有疾”研究后指出,读“凡”的有人认为象“盘(𠄎)”,有人认为象“帆”,读“同”的可能跟桶、筒的初文“用(𠄎)”有关,𠄎(興)所从的𠄎有人认为象抬重物的工具,

---

\* 本文是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“新修甲骨文字典”(20&ZD306)阶段性成果。本文在写作过程中,承蒙彭裕商师及外审专家提出修改意见,在此特致谢忱!

可见裘锡圭也认为“興”所从之字尚难以与“肩𠂔有疾”中的“𠂔”字直接等同。第二，“興”从盘说，“興”象四手各执盘之一角而興起之。持此观点者主要有商承祚(2008:341)、李孝定(1992:80)等。第三，“興”从凡说。持此观点者主要有杨树达、叶玉森。杨树达(1983:90)认为：“甲文作,象众手共举一物之形……明是甲文凡字……叶玉森谓其字象船帆之形。”第四，“興”从舟说。李孝定(1970:829)认为：“契文作…字从舛从般，般即《周礼·司尊彝》之‘舟’。象两人举般興起之谊也。”第五，“興”所从非舟非盘，陈世襄(1970)力主此说。










可见“興”所从究竟取象于何物，莫衷一是。各家观点之曲直，上引诸论均各有评判，此不赘言。纵观甲金文“興”字所从，作、、、、、、、形，不仅与“凡、舟”有别，而且虽与“𠂔、𠂔(同)”所从之、近似，但区别亦显，“同”所从之、两竖画屈曲不一，两横画靠上且距离很近；而興字所从之、两竖画或同曲或同直，中间两、三横画多相去较远，另有作填实和、形者。目前，学者认为“肩𠂔/𠂔(旧释‘凡’)有疾”之、为“興”字之简省，此无可疑，然“肩凡”之、是否为“同”字则可商，因为在同一组类中“興”字所从之字与“同”字相差悬殊，如师组“興”作而“同”作；出组“興”作而“同”作；何组“興”作而“同”作；无名组“興”作而“同”作。足见，甲骨文中之“同”字从从口(见下文字形部分)，与“興”所从、、、、、、、区别甚明。且就读音而言，李孝定(1992:80)认为“興、同音读悬远，興不能以同为声也”。另外，“盘”“同”(按：从“同”者认为乃青铜觚之形象)等皆小物，观其器物之大小，何由两人或多人抬举，与“興”之字形作众人抬起一重大之物者不类。若仅从取象角度考虑，从“同”(青铜觚/竹筒)之说最不可信。

综上所述，不论“興”所从为“同”为“盘”为“凡(帆)”为“舟”抑或“非舟非盘”，取象于“竹筒”“盘”或“舟”与“凡(帆)”，于“興”之形音义均未洽，故有必要对此重新加以考究。

## 2. 興、同字形及用法

興字和同字在甲骨文中均已出现，其后为西周金文所继承。興所从是否为同，它们之间是否有关联？要解决这一问题，首先要从興、同最初的形、义入手。

### 2.1 興字字形、用法分析

梳理甲骨文“興”字，主要有（《合集》19907、31066）、（《合集》20236）、（《合集》21056、21237）、（《合集》7076、22072）、（《合集》270、557、21746、22044、34083、34428）、（《花东》53、236、409）、（《合集》6530、13754、25180、7426）、（《合集》339）、（《合集》16083）、（《合集》27365）、（《合集》28000）、（《合集》31780）等形，遍布除黄组以外的其他各个组类。甲骨文中“興”

字主要用作人名、方国名、祭名,及作为动词等。

- (1) 己卜, 夷子興往妣庚? (《花东》53, 子组)
- (2) 贞: 興称誓, 乎归? (《合集》7426, 宾一 A)
- (3) 壬寅卜穀, 贞: 興方氏羌, 用自上甲至下乙? (《合集》270, 宾一 A)
- (4) 贞: [王]比興方伐下危? (《合集》6530, 宾一 A)
- (5) 壬子卜, 贞: 亚克興有疾? (《合集》13754, 宾一 B)
- (6) 丁卯宾卜, 贞: 岁卜不興, 亡句? 五月。(《合集》339, 宾二)
- (7) 乙亥扶, 用巫今興母庚允史? (《合集》19907, 师大字)
- (8) 辛亥卜, 興司戊?

辛亥卜, 興祖庚? (《合集》22044, 午组)

上揭(1)(2)辞用作“人名”; (3)(4)辞作“方国名”; (5)(6)辞作“动词”, (7)(8)辞作“祭名”。

金文中之“興”字, 主要有“𠄎”(《集成》7461、9465)、“𠄎”(《集成》8616)、“𠄎”(《集成》9129、9499)、“𠄎”(《集成》4405)、“𠄎”(《集成》1962)诸形, 用作人名或族名。

- (9) 興。(《集成》7461、9129、9465、9499)
- (10) 興父辛。(《集成》8616)
- (11) 鬲弔興父作旅盃, 其子子孙孙永宝用。(《集成》4405)
- (12) 興作宝鼎。(《集成》1962)

综上可知, 甲骨文中的興字, 多用作方国名、人名、祭名和作为动词; 在商周金文中用作族名或人名, 与甲骨文中的用法相同, 其字形亦然。甲金文中之興字所从大多作“𠄎、𠄎、𠄎、𠄎、𠄎、𠄎、𠄎、𠄎”形, 到稍晚时作“𠄎、𠄎”形, 与同字始终有着明显的差异。

## 2.2 同字字形、用法分析

甲骨文中“同”字较少见, 主要有“𠄎”(《合补》2364)、“𠄎”(《合集》22022)、“𠄎”(《合集》24118、28019, 《英藏》1926)、“𠄎”(《合集》30439)、“𠄎”(《合集》37514)诸形, 见于师小字、出组、无名组、何组、黄组, 从辞例较为完整的卜辞可知, 主要用作“会同、一同”之义。

金文中“同”为习见字, 其字体主要有“𠄎”(《集成》522、2415、4201、4274、4330、9722)、“𠄎”(《集成》2779、5389、10322)、“𠄎”(《集成》3703)、“𠄎”(《集成》4332)、“𠄎”(《集成》10176)诸形, 主要用作人名、地名、国名, 与甲骨文中之用法有异。

综上可见, 甲金文中之同字, 从凡从口, 一脉相承。刘心源(2005:151)认为:“郑同媿鼎之𠄎字, 即《说文》之同字, 许慎认为从门口会意。苗丽仙云: 𠄎声。此从𠄎, 非𠄎字……盖同从凡口会意(凡者多也), 凡亦声。”又林义光(2005:539)认为:“《说



后简报(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,1995:132)纠正之云:“楚简‘几’字或作立形,𠄎字右旁所从与之相同,应当释为‘机’读为‘几。’”以上𠄎、𠄎所从均与𠄎相同,因此释为“几”当无疑问。甲骨文中常有将横置之物竖写之习惯,如豕、犬、马、为等字。興字所从𠄎、𠄎、𠄎、𠄎、𠄎、𠄎、𠄎、𠄎、𠄎亦当为几之竖立之形,若将以上興字所从横置之则与𠄎无异。

此外,尙貞“彝”字作“𠄎”(《集成》5353)、“彝”字《说文》陈刻本、孙刻本、日藏本、汲古阁本均从“互声”,当有其依据;公臣簋(《集成》4186)、麦方尊(《集成》6015)“对扬”之“扬”作“𠄎”“𠄎”,对比金文,“𠄎”所对应者为“𠄎”,以上“互、𠄎”均与“几”读音相同,而且不论上揭金文中二“𠄎、𠄎”作为声符抑或形符,均能自洽,而“𠄎、𠄎”与興字所从完全相同。由于目前所见例证较少,其可作为以上直接证据(望山楚简“机”字)的有力佐证。就其音读而言,李孝定(1992:80)业已指出:“興与同音读悬远,興不能以同为声也。”王力(2000:64,105,1024):興,晓纽蒸部;同,定纽东部;几,见纽脂部。可见,几、興音读上也相近。

就其义而言,興有兴起、作、盛、喜等义。《说文·舛部》:“興,起也。”𠄎,象众手将几、案抬起。“抬起”这种行为即为作。古人席地而坐,几、案用以依凭,如《顾命》之“凭玉几”,《战国策》之“凭几据杖眄视指使”。若要起身则要凭几以助力。又《庄子》“隐几而坐”“隐几昼瞑”,此皆依靠用以休息。古语有“夙兴夜寐”,可能与几作为休息时的依凭、依靠有一定关联。《小雅·斯干》:“下筦上簟,乃安斯寝。乃寝乃興,乃占我梦。”郑笺:“興,夙興也。”(王先谦,2020:651)另外就“興”字的引申义“興盛”“興喜”而言,《诗·狼跋》“赤舄几几”疏云:“几几然盛服以行礼。”(王先谦,2020:546)又因几、案用以宴饗,故有興喜之义。

### 3.2 传世文献的相关证据

《周礼·司几筵》有云:

凡大朝覲、大饗射,凡封国、命诸侯,王位设黼依,依前南乡设筵筵纷纯,加纁席画纯,加次席黼纯,左右玉几。祀先王、昨席亦如之。诸侯祭祀席,蒲筵纁纯,加筦席纷纯,右雕几。昨席筦筵纷纯,加纁席画纯,筵国宾于牖前亦如之,左彤几。甸役则设熊席,右漆几。

凡丧事,设苇席,右素几。其柏席用萑黼纯,诸侯则纷纯,每敦一几。凡吉事变几,凶事仍几。

可知,几不仅种类多至五种,且其功用、大小、形制也有差异。首先,就其种类而言,郑注云“五几,左右玉、雕、彤、漆、素者”,又云:“几以木为质,因其质无饰者,谓唯缀以贝玉,而不复雕刻其木也。”(孙诒让,2016:1541-1564)《书·顾命》记载“牖间……黼纯华玉仍几。西序……缀纯文贝仍几。东序……画纯雕玉仍几。西夹……

玄纷纯漆仍几。”此正与《司几筵》所记相合。所谓玉、雕、彤、漆、素者皆其装饰也。

其次,就其功用而言,主要有依凭、祭祀、宴饗。第一,依凭。《司几筵》贾疏云:“云左右者,惟于王凭及鬼神所依,皆左右玉几。”《书·顾命》云:“甲子,王乃洮颍水,相被冕服,凭玉几。”《庄子·齐物论》:“南郭子綦隐几而坐……”《庄子·知北游》:“神农隐几阖户昼瞑,婀荷甘日中寥户而入……”《战国策·燕策一》:“则若己者至,凭几据杖,眄视指使。”此皆作依凭之用。第二,祭祀时用以依神、停尸、承放祭品。如《礼记·曾子问》:“奠币于宾东几上。”《礼记·檀弓下》:“有司以几筵舍奠于墓左。”孔颖达疏:“几,依神也。”(孙希旦,2020:260)又《天官·太宰》:“享先王亦如之,赞玉几玉爵。”注:“玉几,所以依神。”(孙诒让,2016:148)以上皆作祭祀、依神。如《荀子·礼论篇第十九》:“卜筮视日,斋戒修涂,几筵、馈、荐、告祝,如或饗之。”杨注曰:“几筵,谓祝筵几于室中东面也。馈献牲体也。荐进黍稷也。”(梁启雄,2012:275)又《吕氏春秋·不苟论第四》:“命有司除庙筵几而荐之。”以上皆用于盛放祭品也。第三,宴饗、置物。如《诗·大雅·公刘》:“跼跼济济,俾筵俾几。”又《诗·大雅·行苇》:“或肆之筵,或授之几。肆筵设席,授几有缉御。”以上皆用于宴饗。此外《子华子》云:“庶羞百品杂进于盘几而咽不下,无为于贵饌矣。”知几亦可供置物。

最后,就其大小、形制而言,《司几筵》贾疏云:“凡几之长短,阮谿云:几长五尺,高三尺,广二尺。马融以为长三尺。”又《正义》云:“《曾子问》孔疏及聂氏《三礼图》引阮图,并云:几高尺二寸。与贾所引不同。”(孙诒让,2016:1542)值得注意的是贾氏、孔氏均引自阮谿,却大小各不相同,此当非引文有误,而可能是他们所见之几本身有大小、广狭之分。

综上,《周礼》传为周公所作,又《顾命》所记亦为周初之事,它们所记几之种类繁多、用途广泛,可见其应是商周时期古人生活中较为普遍的一种用具。

### 3.3 出土文献的相关证据

从殷墟出土的大量制作精美的青铜器酒器、食器可知,在商代饮宴、燕饗之风应较为浓厚,而这种燕饗活动常常是祭祀活动的一部分。在宾组和何组卜辞中有一类较为特殊的卜辞,其文作“王燕夷吉”或“……燕夷吉……”。

- (13) 戊寅卜事,贞:王燕夷吉? (《合集》5251)
- (14) 壬子卜事,贞:王燕夷吉? 八月。(《合集》5280)
- (15) 甲申卜何,贞:王燕夷吉? (《合集》27830)
- (16) 丙寅卜彘,贞:王往于夕裸不遘雨,燕夷吉? (《合集》27861)
- (17) 辛酉卜彘,贞:王宾若,燕佳吉,不遘雨? (《合集》27382)
- (18) 贞:王燕夷吉,不遘雨? (《合集》27840)

徐中舒等(1989:1528)认为此燕“用为燕饗”之意,其言可从。(16)辞贞问王

于裸祭后举行燕饗很吉利,不会遭雨?(17)辟贞问王于宾祭(礼)后举行燕饗很吉利,不会遭雨?此皆记商王举行盛大燕饗之事者。

此外,更为明确的宴饗卜辞在甲骨文中已较多见,从占卜内容可知,这里的“饗”绝不能解释为“尚饗”之饗。

(19)贞:吏多子饗于厅?(《合集》27647)

(20)甲寅卜彭,贞:其饗多子?(《合集》27649)

(21)吏王饗,受祐?

吏多子饗?(《合集》27644)

(22)吏多尹饗?

吏多子饗?(《合集》27648)

(23)吏多生饗?

吏多子?(《合集》27650)

(24)元簋吏多尹饗?大吉。

弜币饗,吏多尹饗?(《合集》27894)

(25)弜饗?

王其饗在厅?(《合集》31667)

(26)王自饗?(《合集》6234)

以上卜辞,有王自饗者、饗多子者、饗多尹者、饗多生者,所饗之地点则在厅。正如徐中舒等(1989:1014)所言,此饗均作“宴饗”之意。综上,燕饗,饗多子、多尹、多生的记载表明,它们是商人生活中必不可少的祭祀、礼仪活动。据《司几筮》记载,在这些重大的祭祀、礼仪活动中几、案是必不可少的用具,因此我们相信,在商人的生活中几、案也一定是存在的,那么“興”取象于几、案一类的用具也不无可能。

由于几、案大多为木质,很难长期保存,因而目前尚未发现商周时期的几、案实物,但在此后的东周墓葬中,几、案成为重要的随葬品常伴随出土,这为我们了解商周时期的几、案形制提供了重要参考。由于几、案出土数量众多,且本文仅是举其形制说明“興”字取象问题,故而不一一列举,仅以望山楚墓、包山楚墓所出为例。

下揭望山及包山楚墓之年代虽为战国时期,但随葬几、案之形制当有悠久之来源。限于篇幅,关于其形制及大小等可详参《包山楚墓》(1991:32,125,131,133)及《江陵望山沙冢楚墓》(1996:89,91,145)二书。

首先,从功用上来讲,几、案常配合使用,以上望山、包山楚墓中几、案成为一种固定的组合同出一室足以为证。其次,就形制论之,其面板或作长方形、弧形、内凹而四周凸起形者,而这与興字所从口、𠃉、目(长方形),𠃉、𠃉(弧形),𠃉、𠃉、𠃉(内凹而四周凸起形)正好相合。另外,興所从有作𠃉者,则与立板足几十分相似。最后,几、案之大

小方面,重大者需多人抬举,轻小者一人可掇中抱持。图 1、2 所举 WM1:T3、WM2:B38、包山 M2:6、包山 M2:3、包山 M2:429、包山 M1:33 等从尺寸、重量、形制等方面考虑,其移动时需多人抬举,望山 WM1:T3、包山 M2:6 案四角有铺首衔环,实为多人抬举之明证,興字大多作𠄎者正取象于此;WM1:B134、包山 M2:2、包山 M2:182 几等从尺寸、重量、形制等方面观之,其移动时只需一人抱持即可,興字作𠄎者当源于此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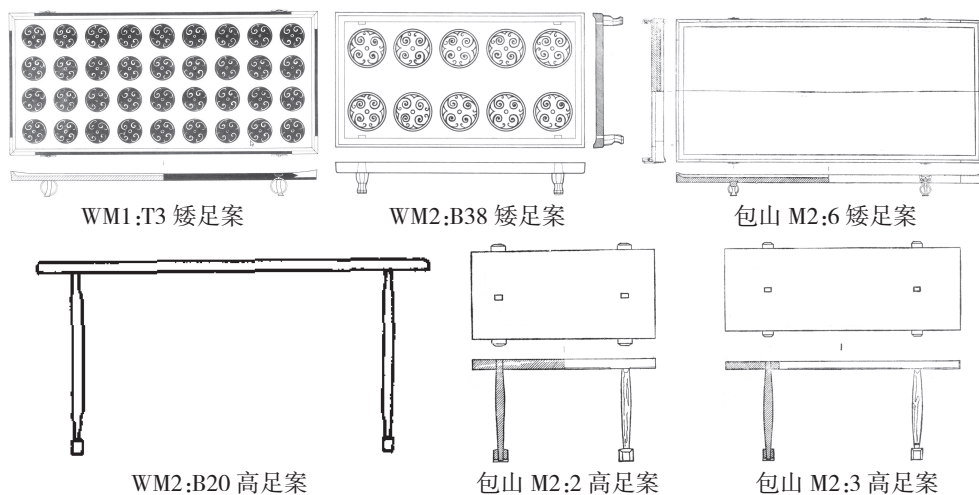


图 1 望山、包山楚墓出土的漆案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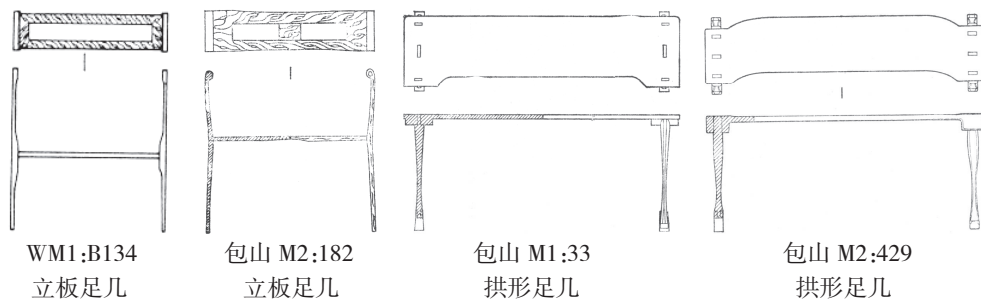


图 2 望山、包山楚墓出土的漆几

更为重要者,我们在战国时期的印章和铜器纹饰上发现了古人如何移动和使用几、案的有力证据。下面仅就与本文之论证甚密者举例如下,其余可参见林巳奈夫(1989:339-342)。

#### 3.4 出土铜印及铜器纹饰中的相关证据

关于巴蜀铜印中的图像(图 3),四川省文化厅等(2009:69)指出:“印面中部为两人抬一案状,案下为𠄎。”这表明几、案的移动确如前文所述,需两人抬举。图 4 中有一



图3 新都县马家乡出土巴蜀铜印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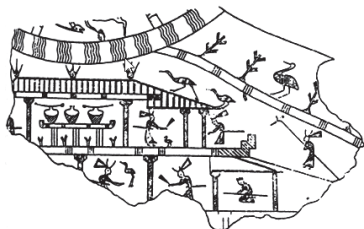


图4 山西长治分水岭 M12 铜匜纹饰



图5 凤翔高王寺出土铜壶纹饰

亭,亭之正中有一几、案形用具,上置酒壶三,壶上有斗(勺)形挹酒器。同样,图5最左侧亭中也有一几、案形用具,旁有两位侍者,其中一人正在挹酒。以上均为宴饗场景。由此可知,几、案的确是燕饗活动中必不可少的用具。此外,图5正中间亭中,正举行宴饗活动,有一人跪坐于席上(当为主人),后有一名侍者执扇,前有三名侍者向其进献酒和食物。值得注意的是,这位跪坐在筵席之上的主人,其身前侧有一弧形几,左手依凭其上,其形制与包山 M1、M2 拱形足几相同。

综上,出土实物不仅证明了几、案用作宴饗、依凭的重要功能,而且也为几、案的具体使用提供了确凿证据,亦由此印证了興字取象于几、案一类用具的合理性和可靠性。

#### 4. 结语

興、同字形、字义的对比研究表明,它们有各自的形成、演变过程,两者之间并无多大的关联。首先,从字形上来讲,同一时期的甲骨文興字所从大多作𠄎、𠄏、𠄐、𠄑、𠄒、𠄓、𠄔形,而同则作𠄕、𠄖、𠄗、𠄘、𠄙形,二者截然不同。其次,就字义而言,興作众手抬举一物,使其興起之;而同,从凡口会意,作会同、同一之义。最后,字音方面,“興”属晓纽蒸部、“同”属定纽东部,音读相差疏远,而“几”属见纽脂部,与“興”可通。

传世文献和出土文献的相关记载使我们有理由相信,几、案作为重要的祭祀、礼仪、生活用具在商周时期应当是真实存在的。其种类繁多,形状有平面形、弧形、H形,而興字所从也正作𠄎、𠄏、𠄐、𠄑、𠄒、𠄓、𠄔形。另外,从出土实物和文献记载几、案之尺寸、重量、形制综合考虑,其轻小者一人可抱持,重大者需多人抬举。興除大多作𠄎

外,尚有作𠄎者,前者像多人抬举,后者似一人抱持。

综上,我们从形、音、义及相关传世文献、出土文献、出土实物等多方面的研究可知,興、同二字各有所本,音、义也各不相同。因此,我们认为“興”所从可能并非“同”字,其取象非帆非舟亦非盘,而应是几、案一类的用具。《说文·木部》:“案,几属。”《玉篇·几部》:“几,案也。”几、案不仅形制上具有形似性,而且其功用也具有互补性和互通性,在考古发掘中几、案往往作为一种固定的组合同时出现,可见其关系之密切。

### 参考文献

- [清]孙诒让(撰) 汪少华(点校) 2016 《周礼正义》,中华书局。
- [清]孙希旦(撰) 沈啸寰 王星贤(点校) 2020 《礼记集解》,中华书局。
- [清]王先谦(撰) 吴 格(点校) 2020 《诗三家义集疏》,中华书局。
- 陈世骧 1970 《原兴:兼论中国文学特质》,《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》第3卷第1期。
- 郭沫若 2002 《卜辞通纂》,《郭沫若全集·考古编》(第2册),科学出版社。
-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1996 《江陵望山沙冢楚墓》,文物出版社。
- 湖北省荆沙铁路考古队 1991 《包山楚墓》,文物出版社。
-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北京大学中文系(编) 1995 《望山楚简》,中华书局。
- 李孝定 1992 《金文诂林读后记》(卷三),崇宝彩艺印刷股份有限公司。
- 李孝定 1970 《甲骨文字集释》(第3册),“中央”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。
- 刘心源 2005 《奇觚室吉金文述》,《金文文献集成》(第13册),线装书局。
- 林义光 2005 《文源》,《金文文献集成》(第17册),线装书局。
- 梁启雄 2012 《荀子简释》,中华书局。
- 裘锡圭 2000 《说“𠄎凡有疾”》,《故宫博物院院刊》第1期。
- 商承祚 2008 《殷契佚存》,《甲骨文研究资料汇编》(第14册),北京图书馆出版社。
- 四川省文化厅等 2009 《天府藏珍——四川馆藏文物精华》,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。
- 唐 兰(释) 王懿荣(藏) 2008 《天壤阁甲骨文存并考释》,北京图书馆出版社。
- 王 力(主编) 2000 《王力古汉语字典》,中华书局。
- 王子杨 2013 《甲骨文旧释“凡”之字绝大多数当释为“同”》,《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》(第5辑),上海古籍出版社。
- 徐中舒 1989 《甲骨文字典》,四川辞书出版社。
- 杨树达 1983 《积微居小学述林》,中华书局。
- [日]林巳奈夫 1989 《殷周青铜器综览》(第三册),吉川弘文馆。

(责任编辑:杨鹏华)